

德川家康



乾坤梦 壹

乾坤の夢

(日) 津本阳/著
侍 焯/译

他结束了一百四十八年的战国时代，
他开创了近三百年的幕府统治，
他塑造了一个民族的精神之魂！

德川家康

壹

乾坤梦

(日) 津本阳/著 侍 焯/译

DeChuan
JiaKang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德川家康·乾坤梦1 / (日) 津本阳著. 侍焯译. —石家庄: 花山文艺出版社, 2009. 10

ISBN 978-7-80755-701-2

I. 丰… II. ①津… ②侍… III. 长篇小说—日本—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9) 第173258号

Original Japanese title: KENKON NO YUME, JYO

Copyright © 1997 Yo Tsumoto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BUNGEI SHUNJU Ltd.

Simplified Chinese Character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BUNGEI SHUNJU Ltd.,
through Owls Agency Inc. and Beijing SMSQ Culture Communications Co., Ltd.

冀图登字: 03-2009-014号

书 名: 德川家康·乾坤梦 1

作 者: (日) 津本阳

译 者: 侍 焯

责任编辑: 阎 丽

特约编辑: 王俊辉

责任校对: 李 鸥

封面插图: 成 超

装帧设计: 引文馆·垠子

出版发行: 花山文艺出版社 (邮政编码: 050061)

(河北省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330号)

网 址: <http://www.hspul.com>

销售热线: 0311-88643226/32/35/43

传 真: 0311-88643234

印 刷: 三河市华晨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670×970毫米 1/16

字 数: 200千字

印 张: 15.75

版 次: 2009年10月第1版

2009年10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755-701-2

定 价: 25.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子規不啼，
待之莫須急。
子規不啼。

天文十一年，

冈崎降生，是为竹千代。

天文十六年，蓬转篱下，遇吉法师。

永禄九年，平定乱事，统一三河。

是年，乃称德川家康。

天正十八年，小田原之战，胜而蟄伏，称臣于秀吉麾下。

庆长三年，受诏为辅命五大老之首。

乃有大御所之称。

庆长八年，封征夷大将军。

元和二年，封太政大臣。

是年四月，薨逝。

DeChuan
JiaKang



Contents 目录

095	029	001
第三章	第二章	第一章
关原(上)	沉睡之猫	泗川

第一章 泗川

DeChuan
JiaKang



庆长三年(1598年)九月,残留在朝鲜庆尚、全罗两道的日军兵力减少至六万五千人以下。

秀吉过世之后,德川家康与前田利家、宇喜多秀家、毛利辉元商量,紧急向留在朝鲜的各军派出使者,隐瞒了秀吉的死讯,见机下达了全军撤退的命令。虽然德永寿昌、宫木丰盛两个使者带着家康等四大老共同盖了章的朱印状立刻出发了,但是到釜山的旅程仍然需要一月有余。朱印状的内容是不向秀吉禀告与敌军的和谈事宜,无条件尽早谈妥。次后还向釜山等基地派遣了三百艘遣返官兵的船只。

在朝鲜的各军并不知情日本的政局变化,只是关注着明军南下的动向并严加戒备。

各军在南方沿海各据点的安排如下:

蔚山城,一万人,由加藤清正负责。

西生浦城,五千人,由黑田长政负责。

釜山本城,五千人,由毛利吉成、岛津忠丰、相良赖房等人负责。

釜山丸山城,一千人,由寺沢正成(广高)负责。

竹岛城,昌原城共一万两千人,分别由锅岛直茂、胜茂负责。

巨济岛见之梁城，兵力不明，由柳川调信负责。

固城，七千人，由立花统虎、小早川秀包等负责。

泗川城，一万人，由岛津义弘负责。

南海城，一千人，由宗义智负责。

顺天城，一万三千七百人，由小西行长、松浦镇信等人负责。

明军总督刑玠扎营汉阳，等待着为经略杨镐和蔚山的战败雪耻的时机，但由于六月份时杨镐就被罢免，于是不等后任经略万世德继任便率麾下所有兵力南下进攻。

明朝的援军陆续赶到汉阳，城内外驻扎的官兵总数达十万之多。

刑玠认为蔚山败北是因为釜山附近的日军迅速来援造成的，因此采取了让主力部队从东路、中路、西路三面南下，同时进攻蔚山、泗川、顺天三大日军屯军据点的方针。

明军的部署如下：

东路大将军为麻贵，率军两万四千人。

平安道、江原道、庆尚左道共有朝鲜部队五千五百余人同行。

中路大将军为董一元，率军一万三千五百余人。

京畿道、黄海道、庆尚右道共有朝鲜部队两千三百余人同行。

西路大将军为刘綎，率军一万三千六百余人。

忠清、全罗两道共有朝鲜部队一万余人同行。

水路大将军为陈璘，率军一万三千两百人。

全罗道、忠清道共有朝鲜水军七千三百余名同行。

麻贵、董一元、刘綎在八月内分别率军扎营庆州、星州、全州，做好了进攻的准备。陈璘率数百艘战船南下，与朝鲜统制使率李舜臣指挥的水军汇合，共同控制了海上。

九月十日，在庆州的麻贵采取了行动。他向朝鲜的将领金应瑞下达了命令：

“为备战釜山倭寇，奔赴东莱温井布阵。”

麻贵率领不到三万兵力进入蔚山，九月二十日在蔚山城北侧的古鹤城山布下了阵。

在深秋蔚蓝的天空下，明军却在蔚山城下多处纵火，并频繁炮击挑衅，但加藤清正下令禁止士兵反击。

“明军人数为我等数倍，枪炮也准备充分。若勉强突围，恐被四面围攻，赶尽杀绝。勿受其挑衅！”

麻贵把阵营排成行，连日用箭和枪弹向其挑衅，但日军只有在明军骑兵接近城墙的时候才猛烈回击。

麻贵命令先头部队开炮攻击城门，但一旦迎战的日本官兵挥动刀枪冲出城门，攻来的明军就会示弱撤退。

其实这是引诱城内官兵出城，然后用埋伏的部队断其后路一举歼灭的战略。清正看透了麻贵心中的想法。

正当蔚山城的战况陷入僵局的时候，中路大将董一元迫近了泗川城。泗川城是庆长二年冬，由毛利吉成、岛津忠丰、相良赖房、伊东祐兵、高桥元种、长宗我部元亲、盛亲等建造起来的，被称为新城。

其城墙除了东面与陆地相接以外，其他三面都是临海的高地，船舶可以停泊在城内的码头里，是个方便海上补给的要害之地。

泗川原有的城被称为旧城或老营，其城墙在新城东北约一里远的高地上。日军之所以建造新城是因为旧城在平稳的丘陵上，并非险要之地。

岛津义弘与嫡子忠恒一起扎营于泗川新城内，并在泗川阳城、永春砦、望晋砦、晋州城、昆阳城五处据点各安置了几百人的部队，作为前哨：

晋州城的守兵在义弘的命令下，于庆长三年正月退入泗川新城，明军在六月份左右渡过南江，开始侦察日军的一举一动。

守卫望晋砦的寺山久兼与两百余名士兵防守得相当出色。南江面向晋州的岸边，险峻的悬崖连绵不绝，明军想要渡河并不容易。

中路大将董一元于九月中旬率全军南下，同月十八日进入晋州城。兵力增加至五万人之多。

董一元将主力军队派往望晋，剩余部队则分别赶赴左方的永春和右方的昆阳（庆尚南道泗川郡昆阳方向）。

岛津的探子们接二连三地赶回泗川新城内，向义弘报告敌方的情况：“约有五六万大军，主力向望晋，其余的向永春、昆阳方向攻来。”

义弘立刻下达了命令：“将望晋、永春、昆阳的兵力调回城内。”

义弘将全军集中在新城内，试图固守城池。

明军在十九日黎明之前渡过了南江，占领了空无一人的望晋砦。并分别于当日申时七刻（下午四时）进入永春，二十日清晨进入昆阳，烧光了这两个城镇。

董一元停军于南江右岸，等待着进攻顺天的西路军的捷报。因为若西路军败北，则顺天的日军有可能前来应援泗川。

二十六日，董一元终于开始了进攻。据说是在朝鲜军将军郑起龙的催促之下才最终下定决心的。

一元在郑起龙的向导下，于二十七日深夜包围了泗川旧城。旧城将领川上忠实和三百余名部下一起准备着向新城撤退。

数日前川上就接到了岛津义弘的命令，预计于次日清晨撤回新城，正在对营地进行善后。虽然岛津义弘再三派使者催促川上尽早撤退，但川上放不下萨摩隼人^①的面子，不想被认为是懦夫，故意拖延了时间。

子时九刻刚过，探子来报：“从漆黑的远方有不明回音响起。”

川上忠实登上瞭望塔，映入他眼帘的是四面海阶上无数人马缓慢移动的影子。

“明军来了，让我们打他个落花流水。”川上忠实手握长刀站起身，下令道：“出城后，抱作一团拼死突围，一旦阵型被破将性命不保。听明白了吗？”

“明白。”

篝火的光映照在士兵们的脸上，辉映着他们目露杀气的眼神。

在从城墙上发出的一阵猛烈炮轰的掩护下，川上忠实的先锋部队打开了城门。

短弓之箭发出划破长空的声音，如雨点一般从天而降，先锋队的士兵们在刺耳的惨叫声中一个接一个地倒下了。

“快冲啊，不能就这么死了。”

大难临头发狂到忘却了恐惧的萨摩隼人气势汹汹地挥舞着刀剑，抱着死也要多杀一个敌人垫背的心理，打乱了圆形阵型，挥刀向敌军砍去。

黑暗中，川上军队的士兵们像受了伤的野猪一样，彻底豁出了性

① 萨摩隼人，萨摩武士的别称。

命,拼死奋战。丑时八刻(下午三时),幸存的七八十名武士完全顾不上己方战友的死活,只是一味地刺杀和痛打挡在面前的敌人,全身是血地向新城方向奔去。

被护卫在中间的川上忠实俯卧在马背上,终于到达了新城。但他的盔甲上被射中十六箭,即使想医治,盔甲也脱不下来。

坚强的忠实忍着疼痛向部下下令道:“备棺材!有棺葬身,死无所畏。”

据守新城的一万余名岛津部队眼看着川上忠实手下的士兵被杀死大半,都愤怒到了极点。

在年轻的武士中,甚至有人听到川上部队在黑暗中吹响的海螺声,顾不上穿上盔甲就冲出去救援了。

意气用事的士兵们向义弘请愿说:“如此多战友丧命,怎能轻易让其撤退,没有比不能与其一较高下更让人懊恼的事情了。”

但是,义弘没有同意。他回答道:“不可。明军在永春、昆阳的据点扎营,其三番五次让士兵来挑衅,我等要确定了应对战略方可决定是否交锋。这群家伙轻易地烧掉了永春、昆阳,连自己的立足之地都没有,只能让大军驻进临时搭建的帐篷里。这群浅薄无知的家伙,即使我们不主动进攻,不出三日必定来犯。”

不久,城墙上监视敌方举动的守城士兵发出一阵骚动。

探子飞奔来向义弘报告说:“疑似敌方使者之人正在靠近。”

义弘、忠恒登上瞭望台,一个明军的骑兵正从北方的丘陵敲着鼓向新城奔来。后面跟随着十余名携带着短弓、狼筈^①等兵器的步兵。

“什么人,敌军使者吗?”

就在义弘注视着这一切的时候,明兵在距城门外大约四町^②的路旁停下了马,回头看了看步兵。

“插了一根似棍子状的不明物。”

明兵把由步兵抬来的约一间^③长的棍子立在了地上,随即返回。寒风中棍子的顶端飘扬着纸状物。

“去取来。”义弘命令身边的两个侍卫去把“棍子”取回来。

① 狼筈,一种兵器。竹制,长约四、五米。

② 町,距离单位,1町约109米。

③ 间,长度单位,一般一间约6尺(约1.818米)。

侍卫平安无事地把棍子拔下拿了回来。附在棍子上的是宣告进攻的挑战书：“明日即十月一日，进攻新城。特将其原委提前告知守城将军，望勿彷徨。等等。”

看了上述内容，义弘如是对将领们说道：“如我所料，明日明军将大举进攻新城。”

守城的士兵们都兴奋地等待着。

十月一日清晨，寒风凛冽，细雪纷飞，万里晴空，唯有浮云飘动。

“看，多难得一见的阵势啊。”

岛津军队于卯时六刻（清晨七时）左右开始就埋伏在丘谷中，注视着震得地面都晃动了的敌军。

在被称为大将军的重炮、各种佛郎机大炮、发射散弹的远程炮、虎蹲炮等用于攻城的花炮不绝于耳的咆哮声中，明军在硝烟弥漫下边击鼓边逼近。

明军在近身战中使用的是一种拥有着惊人威力的被称作子母枪的火枪。

对于子母炮，参加碧蹄馆战役的武士们是如此描述的：“共有三个枪口，三个枪筒相连。可自由选择发射一次或三次。”

骑马的武士手拿长柄火枪。柄长六尺有余，带有长约一尺的枪身，其上插有刀刃，故枪身分为两部分，一旦靠近武士就会开枪。

他们的衣服外层是红色的毛毡，里层用铁链连着一块被切割成大约三寸四平方米大的钢片，有着像道服一样长长的下摆。

盔甲是用磨白的钢制成，护臂也是钢制，刀枪不入。

“来了，让我们一决胜负吧。”就在守城的士兵急不可耐地等待着的时候，五万余名明军和朝鲜军出现了。

岛津军士兵们各就各位，做好了即使敌军的炮弹炸毁城墙，炸飞房顶，死伤人数增多也不动摇的心理准备。

巳时四刻（夜晚十时），明军、朝鲜军到达新城栅垒边后，万箭齐发，发出刺耳的声音。

岛津义弘站在城堡正门左侧的箭楼，忠恒位于右侧箭楼。

敌军在壕沟外，逼近至栅垒外两三间远之处，开始放箭。在距忠恒前方大约两町远之处，排列着十门大将军火炮，集中火力交替着向白墙发射炮弹，箭楼经不住炮轰开始倾斜。

侍卫提醒道：“留在此地恐有危险。”

忠恒下了箭楼，穿上盔甲，戴上佩刀，并让近臣拿上十字形的短枪，然后再次登上了箭楼。

直到此时，义弘还是没有下令反击。

守城的士兵们鸦雀无声地注视着敌军的攻击。

终于，明军、朝鲜军攻破了栅垒，在壕沟上架起梯子来到石墙下，开始用铁锤击打城门。

此时，义弘终于下令：“时机到，开战！”

守城的士兵们立刻大炮、火枪同时开射。

周围硝烟弥漫，射击声震耳欲聋。

聚集在栅垒边、壕沟处的敌军都成为了射击的对象。

忠恒从近臣手里拿过一刃^①五分^②重的火枪，射出了十发左右，换回弓箭又射出了二十余箭。

因射的是近在眼前的敌人，所以箭无虚发。就在明军、朝鲜军的先头部队遭到猛烈反击开始动摇的时候，随着天崩地裂的巨响和震动，一道光从敌军眼前划过，敌军阵营中立刻燃起一个火柱。

原来是明军带来的大量火药着火爆炸了。

本就举棋不定的先头部队四散奔逃，乱了阵脚。

“冲啊！是时候了！”守城的年轻士兵们一边怒吼，一边举着枪冲了出去。

步足的头目们大声地制止道：“违令者，恐有性命之忧。不得擅自行动！”

但是，兴奋的守城士兵们不顾一切地打开格子门，向敌人冲去。

忠恒的近臣奥关介拿着长矛一冲出城门就挥舞着狼筈与来袭的明兵交战起来，转眼间就砍倒了三个。正当要砍向第四个的时候，箭楼上的忠恒喊道：“关，关！长矛的矛头弯了，用草鞋踩直。”

关介把弯了五分左右的矛头踩直了，转即又砍倒一人。

巳时正刻（上午十一时）左右，步足的头目们一边骑着马转悠，一边大声下令道：“现在开始上阵杀敌，出发！”

忠恒率领三千余名士兵出城与敌军交锋，尘土漫天飞扬。

① 刃，日本重量单位。相当于贯的千分之一（一贯=3.759 公斤）。

② 分，日本重量单位。相当于刃的十分之一。

义弘也率领全部主力部队进行冲锋。敌我军队从四面八方而来，交错混杂，展开了一场激烈异常的肉搏战。

忠恒马的一侧跟随着一队拿着约十挺十刃重火枪的士兵，接近敌人的时候，用火枪交替射击。臂力惊人的忠恒能够轻易控制沉重的火枪，弹无虚发地打倒敌人。

岛津军像发了狂一样挥舞着大刀、长矛冲上去，与是自己数倍的明军、朝鲜军交手。虽然敌军的先头部队乱了阵脚，但是后方的生力军还是源源不断地补上来，把地都震得轰轰响。

岛津军兵分三路痛击敌军。忠恒与伊势贞昌、平田宗位等从右翼进攻，义弘与新纳忠增、川上忠实等从中路突破。

种子岛久时、伊集院忠真、北乡三久等从左翼杀入。明军先头部队彭信古麾下的三千余名士兵虽然进行了殊死搏斗，但仍或死伤，或败走，几乎全军覆没。

随后而来的骑兵两千余人，看到浴血奋战之后的岛津军狂奔而来，不等开战就调转马头，准备撤退。

“是时候了，杀啊！”

由于撤退的人和从后面追上来的人互相拥挤，骑兵团动弹不得。守城的士兵们一边呐喊，一边追赶了上来，在萨摩人独特的尖细嗓音中，与敌军展开了肉搏战。

正当明军、朝鲜军在岛津军的进攻下死伤人数不断增加的时候，明军将领茅国器、叶邦荣等率领一万余名士兵，绕过新城西北方向的高地，进入了城内。

“城中倭寇几乎所剩无几。闯进去攻下城池的话，城外的倭寇失去据点，必将自取消亡。”

茅国器瞅准时机，下了山冈试图进攻夺城。

岛津家家臣岛津忠长与手下数百名士兵一起在新城前面的小河畔部下阵型等候着。

茅国器看到少得可怜的守城士兵试图阻挡前路，嘲笑道：“如此单薄亦敢来挡道！不堪一击！”

明军万箭齐发、击鼓示威，像汹涌的波涛一般气势汹汹而来，忠长的部下中有人见此情形，乱了阵脚，意欲逃跑。

步足的头目们来回转动，为士兵们鼓舞士气：“主公尚且准备战死

沙场,你等却想逃跑吗?决不允许擅自逃离!一步也不许后退!骑马的人都给我下马!”

忠长一千人等在河边布阵,准备向一边高声叫喊一边逼近的明军开火。

幸好忠长一队备有四十几挺火枪,使敌军的先头部队遭到了惨烈的攻击。

“看,停下来了。杀啊!”年轻的武士们拔出明晃晃的刀,向明军杀去。

借助地形的优势,忠长的部队成功抵御了数目是自己百倍的敌军。

与敌军主力交锋的桦山久高、岛津忠在、寺山久兼、新纳忠增等一路追赶着逃亡的敌军,登上北方的高地回头一看,忠长的小分队与敌人殊死搏斗的情景尽收眼底。

“走,冲啊!救援去。”他们一阵疾奔冲到城边,奋不顾身地杀入敌军。

明军见桦山等率千余名援兵而来却并不惊慌,乘胜继续挺进,渐渐逼近城边。

寺山久兼对自己人说:“这么大规模的部队前仆后继而来,仅凭我等这点兵力肯定赢不了。显然敌军后方必有运送物资的队伍,若攻其物资队必可乱其阵脚。”

寺山带着火枪队沿着山脚绕到敌军后方,果然有大队运输物资的人马。

“好,一把火烧了它!”寺山一千人等一阵猛攻,物资队的士兵们惨叫着四散逃窜。

茅国器等人见后方人马突然开始溃散,以为是新的岛津军队前来救援,在眼看就要攻下新城的时候停止了进攻,告败而归。

岛津军乘胜追击。明军、朝鲜军一直退到南江岸边,于申时七刻(下午四时)在望晋砦重整军队试图反击,但没有成功。

岛津军在南江右岸停止了追击。明军、朝鲜军放弃了在晋州囤积的一万两千余石粮草,返回星州。

据说岛津军歼灭的敌军达三万八千七百人之多。其首级埋在了长约三十间的首塚内。

据《两朝平壤录》记载,彭信古麾下三千名步兵仅有五六十人生还,

茅国器麾下三千名步兵也损失了六七百人之多。

虽然两军死伤具体人数不明，但可以肯定的是进攻的一方遭到了重创。

经此一战，明军、朝鲜军对石曼子之名均闻之色变。

泗川西方约十五里，小西行长、松浦镇信等一万三千七百人据守的顺天城在泗川被袭之前的九月十九日就受到了明军、朝鲜军的攻击。

顺天城在顺天市街东南方向两里半的海岸上。与泗川城一样，北、东、南三面正对光阳湾，西面是山地。

湾内有獐岛和松岛，通过北侧走海路，可以与在东南南海岛上的宗义智的军队取得联系。小西行长等人在城北的码头停了大小船只五百余艘，其外侧设有栅垒，做好了海上的迎战准备。

明军西路大将军刘綎于八月从汉阳南下，共率军四万七千余人进入全州。之后，刘綎曾派使者试图与行长议和，但由于朝鲜右翼派李德馨、接待使金卒等人主张进攻，九月十日制订了如下的战略部署：

左翼 八千余人。副总兵 李芳春。
 中路 一万余人。副总兵 曹希彬。
 右翼 五千六百余人。副总兵 吴广。
 本部 一万余人。提督 刘綎。
 塘津守备队 三千人。机动队长 传良桥。

朝鲜都元帅权栗以及李时言、李元岳、元慎等人率领的一万余名士兵，分别被编入明军各队。

十九日，将兵力集结在古今岛的水上大将军陈璘从海路进攻顺天城。

九月十八日，建议将司令部设在顺天旧城的刘綎派出使者会见小西行长。使者呈上的信函中，刘綎表示希望直接与行长进行议和交涉，并将于次日，即十九日亲自去旧城附近迎接行长。

行长认为刘綎信函上写的很诚恳值得信任。

但松浦镇信对行长去面谈一事则表示反对，他说：“汉人多擅使诈陷害。若应允此行恐将性命不保。平壤之时便是如此。”

镇信的推测是正确的。